

《纸牌屋》

——看华府政治欢乐多



我的粉丝是极品

樊立慧/文

微博上有几个比较红的ID,比如“我的前任是极品”、“我的采访对象是极品”等,在明星开微博众多的年代,如果有个搞一个“我的粉丝是极品”的微博,不知道明星会否愿意吐槽。大笑三声后,我想,明星也是怕掉粉的,自己的恋情都要遮遮掩掩,对粉丝吐槽这件事,可能也不会有人愿意干的。

极品粉丝,在网络年代,随处可见,前两天李小璐微博上出言恶毒的粉丝,据说在遭到贾乃亮亮人肉后,现在已经失业。有人说贾乃亮太狠。其实,是我国司法对于网络发言这块没有规定,如果有,对于这样的人身攻击式的恶毒言语,肯定要以法律来惩罚。正因为没有约束力,很多人在网上骂人那叫一个难听,见过两帮粉丝火并时的恶毒,有些粉丝无原则地维护明星,简直比维护亲爹还尽职。有时候在微博上说一句中立的评价,都会引来一帮粉丝的评论甚至是辱骂,那些词语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

偶像崇拜的年代,就是容易失控。且不说以前紧随着刘德华的那个极品粉丝杨丽娟,前两周看到说罗志祥的小粉丝买辆车送偶像,还扬言偶像不收就砸碎。我要是这种孩子的爹妈,真不知道该怎么抽他。也不知道这种脑残粉是如何长成的。还有就是媒体,对这种行为还要报道干什么,岂不是让偶像有受到胁迫之感。这种无序的粉丝行为,不能以简单的猎奇心理加以传播,在公众面前会引起负面的效仿作用。

其实,如果不是作为实体存在,很多所谓的粉丝可能只是水军的一种变异,为了让某部戏红火,或者为了打压某部戏,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全部是一种声音,让中肯的评论都缩在角落,这种水军的炒作占据的大众舆论,成为了意见领袖。

有观点式的专业粉丝,还有表演式的粉丝。早期专门接机的呐喊式粉丝我们听得多了,现在据说在很多节目的录制现场,那些默默流着眼泪、红了眼眶、表情痛苦的粉丝,都不是发乎情的自然流露,很多是金钱催化之下出来的工分,挣的都是钱。不过,这些粉丝也不容易,靠的都是“真才实学”,他们是没有赶上琼瑶阿姨的黄金年代,不然一分钟PK掉刘雪华,好像都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
在专业化分工如此高的年代,粉丝也的确成了一种职业,好好地干也确实挺有“钱”途。还有一些天天在微博上,跟着偶像的微博后面努力问候的粉丝,这种真心粉丝也挺真诚,据有人统计,粉丝们对偶像喊得最多的话就是“早点休息哦”、“记得多喝水哦”,你指望明星一条条看到你的微博,的确有点多想了,不要以为微博是互动式社交平台,偶像就真的能和粉丝零距离互动了。

不过,万事都有例外。“火花哥”刘烨迷上微博后,天天要抢自己微博的沙发不说,据说还看完粉丝的每一条评论,且经常随机抽取粉丝评论进行回复,真是贴心式的明星啊!当然,这种明星太少。

对于大部分粉丝来说,过自己的生活,把明星放在心底,偶尔拿出来想念一下,心里能够甜蜜一丝,也算是正面效应了。



严肃的脑力“游戏”： 请观众耐心一点

《纸牌屋》的第一导演是曾拍摄《搏击俱乐部》、《社交网络》的大卫·芬奇,主演凯文·史派西也是奥斯卡影帝,这样的阵容组合,就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,《纸牌屋》绝对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美剧,能让这两位国际大咖自降身价来拍的电视剧,你永远不要指望,它会是另一部《生活大爆炸》。

《纸牌屋》不是一部面向全阶层的电视剧,在美国,《纸牌屋》是需要通过网络视频租赁公司Netflix付费观看的,而定制Netflix的观众,相对而言,也都是美国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,他们对电视剧的要求不仅限于视觉冲击力和饭后消遣,而更在意制作是否精良,剧本是否出色,电视剧的智力性被推到了比较高的位置,为了强调这种智力性,制作方也很乐意人们把这部剧定义为“严肃政治剧”。

《纸牌屋》并不是你坐在沙发上,一边刷微博一边吃薯片就能看出个所以然的剧,它虽然也设置了一些十分具有爆点的情节,如女记者勾搭“党鞭”换取新闻线索,看上去人模狗样的议员,背地里不仅和下属厮混,还是不折不扣的瘾君子……但这些内容在剧中最多起到的是穿针引线的作用,事实上,连美剧惯常使用的性爱场面,在《纸牌屋》中都被大面积弱化了。

所以,《纸牌屋》是需要观众耐着性子,才能进入剧情的,而由主角弗朗西斯所散发出来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,各种角色纷至沓来,亦会让人应接不暇。因此,观众在观看的初期,甚至还会感觉有一点疲劳。尤其是对于中国观众而言,在欣赏这部剧之前,还首先得恶补一下美国的政治常识,这也让一些人看过一两集就宣布放弃。

中西差异:中国观众的乐子更多

其实对于中西方观众而言,看《纸牌屋》有不同的兴趣点,美国观众对这种政治剧早已见怪不怪,他们更关注故事本身,不会在乎电视剧是否影射了谁,也不会说女记者睡了官员就有违职业道德,他们都把这些看做是故事的需要。不过他们也有较真的地方,比如大卫·芬奇将传统的纸媒描述得严肃、刻板、守旧,把新媒体定义为天堂——记者可以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写稿,发什么稿子甚至不需要领导审批。他们会认为,这样



《纸牌屋》被引进到中国之后,为了让观众清楚它在讲什么,有媒体迅速给它贴上了白宫《甄嬛传》的标签。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十分准确,带着看《甄嬛传》的心态去观看该剧的观众最终也会失望而归——举个简单的例子,在《纸牌屋》里,要是总统想赐谁“一丈红”,一定得先绕个山路十八弯,最后在在各种利益的交换下,以“合法”的名义来完成,如此慢节奏的叙事手法,套在《甄嬛传》上,估计拍上300集也收不了尾。

其实,《纸牌屋》对于中国观众而言,更像是一部美国政治科普纪录片——它通过一个众议院民主党“党鞭”的上位史,将美国白宫的屋顶彻底掀开,上至总统,下至议员的精明算计、人性丑恶、肮脏交易都被暴露在阳光下,同时,它也让观众清楚地了解美国政坛的丑闻和八卦是如何出炉的。

经过了这样的科普,当电视屏幕里再出现奥巴马正襟危坐的画面,大家很可能会习惯性地发出一声冷笑,并在心里默默地说:“别装了,你今天底裤的颜色,我都看得一清二楚……”

的描述过于夸张,会误导观众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理解,因此还有记者开专栏对其进行讨论。

而中国观众观看该剧的乐子其实比美国观众多,其中的政治揭秘就足以让大家兴奋,并且它还会延伸出很多有趣的八卦问题,比如驻白宫的记者是不是都是女记者居多,以便于搭讪控料;再比如,“党鞭”的家是不是真的这么不设防,可以深夜敲门就求交往,也可以一不高兴就往里面扔板砖?

打破“第四堵墙”让观众 成为最了解男主角的人

《纸牌屋》的奇妙之处就在于,在你“入门”之后,你会瞬间变得豁然开朗,白宫的大门由此向你敞开,你能够进到总统的办公室,发现他原来不过是棋局里没有多少话语权的小人物;也会明白美国的参议院、众议院其实和你所在的工作单位没有太大的区别,各种利益交换,耍小聪明,勾心斗角穿插其中,而美国人玩办公室政治的伎俩或许还没你身边的同事强;你也会看穿,那些在电视屏幕上牵着手、秀恩爱的美国政坛金童玉女们,回家是否睡在一张床上都还得另说。

最有趣的一点,则是观众会发现,那些整天昂着头在外激情演说的政客们,其实在钱前面一样都立马变“屌丝”。他们面对傲慢的大财团时,为了取得对方的信任,也只能暗示欺骗对方:“我和总统其实很熟。”

《纸牌屋》打破了美剧一周集,边拍边播的编播模式,将13集一口气推出,对于美国观众而言,这样的编播方式是革命性的,观众无需在经受等待的煎熬,但同时,它也有弊端——它无法根据观众的口味,随时调整剧情的走向,很多美国媒体其实也曾担心这样的剧会因为缺少代入感和互动性,而最终被美国观众抛弃。

大卫·芬奇当然意识到了这一点,因此他在剧中采用了在一种普遍用于戏剧舞台的表现形式,这种形式被称之为打破“第四堵墙”,即主角会突然从戏里跳出,扭过头来对着观众说话。这种表现形式用在美版上,恰恰弥补了该剧的编播方式所缺乏的互动性——观众也成为剧中的一员,是最了解男主角内心世界的人。

在向美国的媒体同行求证核实之后,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,驻白宫的男记者其实是多子女记者的,排除大范围搞基的可能性,所谓的媒体白宫“潜规则”,其实并不那么真实。此外,从原则上讲,“党鞭”的家也不是谁都能靠近的,记者不能与他们私下接触,更别谈“交往”。

所以,《纸牌屋》说的也不能全当真,有的内容,就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笑谈吧。

巫天旭/文